

一个是大陆的明星教授,一个是台湾的著名作家,前者是投道释疑说“论语”;后者是静观人生写感悟;一个是锅中的萝卜,一个是锅中的白菜,都有自己的“粉丝”,都有各自的爱。

我说的不是他们书的内容,而是书的装帧和开本。董桥在大陆有一本《乡愁的理念》此书在大陆从1991年第一版到1998年的第6版,也发行了近5万册,当然不能与“电视学者”的书相比,但对于没有任何广告宣传的作家,仅仅是凭读书人自己的主动选择,这已是不小的印数了。

但董桥这本近10万字的《乡愁的理念》,用于丹这本书的空白之处就差不多能全装进去了。

我对市场与消费的理论不懂,或许人家出版界,想的就是借着于丹巨大的力量,拉动一下不景气的纸业生

产,提携一下微利的印刷行业,带动下竞争激烈的出版发行。所以才把《于丹“论语”心得》一书制作得豪华、大气,想躺在床上看没门儿,累胳膊,必须得正襟危坐地放在桌面才能翻看。或许人家说的是《论语》,阅读者面对着文化圣人不可用轻蔑之举对待也。但人家董桥的书中也列了无数的伟人、圣人、文化学者呀,人家那本书不

一个也不多,一个也不少,最佳承载的车辆,才会有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像我这样出不了书的“作家”真心痛于丹那些“闲着的空座”。

几年前,大家嘲讽那些明星注水的书没有“内容”,又想把书增厚,才多留空白,多加插图。但于丹不是缺少才气,缺少内容也硬把书撑满的教授。书出成这个样子,就是出版社想借机捞一把,如把书做成小32开,定价也就10元钱,做成新版大16开,定价就成了20元。这本书听说已印到160万册。利润多了一半,投入增加的部分仅仅是纸。这账好算吧,人家算的就是钱,可惜了于丹那么真心地论《论语》,也没能让做书的人灵魂中多一点“仁”,有一点“善”。

看来伟大的孔子,永恒的《论语》,激情的手书都不敌“流动的资金”对我们出版业更有“魅力”。

于丹的书与董桥的书

刘永平

就印成小32开,躺在床上,三个手指一掐,就可以阅读了,真是舒服。心灵和身体都在放松的状态下阅读,那才是享受。

退一步,从节约人类的有限资源上说,干吗就这节省的事不干,要干铺张浪费的事?于丹这本书一打开就像一辆公交车,上边有18个乘客,还有13个空座,董桥的那本书,刚好客满,

眼下,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,毕业即失业。反过来,其实用人单位,也找不到合适的大学生,挑10个人,往往一个满意的都没有,好不容易找了一个,用起来,也不顺手。用人单位对现在大学生最不满意的,是责任心差,水瓶倒了,绝对不扶一下,一项任务交下去,几天没动静,跟没事一样,一点都不急。其次,是动手能力弱,稍微复杂一点的事就不会干了,动不动就说,我没学过,不会。

动手能力弱,是个大学教育的老问题,牵扯到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体制,我将另文说起,这里先谈责任心的问题。这个问题,也是个老问题,学生还没上大学,不好的基础就已经打下了。我们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,显然没有把责任心的培养提上日程,我们的家长,似乎只求孩子学习成绩上去了就行,其他的,一概不管,甚至孩子操心一点班级的事,帮助一下同学,有的家长还不高兴。不过,毕竟大学四年(读研者更长)是学生一生离开家长、独立生活的转折,所以大学教育,对培养其责任心,还是非常关键的。

现在的大学教育,看起来虽然复杂,但实质上就是两个字:一个管字,一个灌字。管就是看管,把学生从思想到身体都管起来。团委、学生会、各个院系领导、辅导员、班主任,再加上勤工俭学部门,多管齐下,怎一个“管”字了得!就是不让学生会自己管理自己。

除了管,还有一个灌,大学的教学,就是灌。老师上课念讲义,学生记笔记,考试学生背笔记,逃课的学生,只要考前借来别人的笔记背一下,就能过关。所以,考试前夕,最为忙碌的地方是复印店,那里昼夜兼程地在复印各种各样的听课笔记。从前人文社科的课程在灌,现在据说理工科也在开始推行灌溉作业,试验和实习的内容不

是压缩了,就是变形,总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。这样的教育,别的不知道,至少责任心是不会有,最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看起来乖而已,而且很可能只是当着老师的面才乖。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,既教成了集体行动主义,也教成了集体依赖主义,有群威群胆,却没有个人行动的勇气,有集体的依赖,却没有集体的公心,有集体的面子,却没有集体的事业,互相包庇做坏事易,互相帮助做好事难。最讲集体主义的国度,培养出来的大学生,往往最缺乏集体意识,最喜欢做的事,往往是尔虞我诈,互相拆台。

这种教育,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别人的人,自己就没有责任心。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,故步自封者有之,玩世不恭者有之,就是罕见为学生负责的。上课糊弄的,越来越多,有的老师,甚至请人代课,本人什么样,学生都不知道。越是名牌大学,越是热门专业,老师就越能糊弄,有点本事的都在外面兼职,走穴。本科生见不到大牌教授,研究生也好不到哪里去,因为大牌教授都在忙着做大课题,那里有名有利。大教授申请下来课题之后,课题也早有认真的做,多半成了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事。大头的课题费自己拿,变成了教授家家常日用的开支,剩下点零头给学生。老师糊弄,当然学生也糊弄,现在被揭出来层出不穷的名教授抄袭案,很多其实是学生抄的,他们把老师委托给他们的课题,再次委托给电脑和网络了。

大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的过程,是激发学生潜能的过程,一句话,是培养人的过程。要想实现这个过程,我们做教师的,首先自己要像个人,说一点真正负责任的话,做一点对得起自己,也对得起学生的事。古人云,身教重于言教,实在是太对了。

责任心从大学老师开始

张鸣



钱塘江畔是谁家,江上女儿全胜花。吴王在时不得出,今日公然来浣沙。白狼书录王昌龄诗

绣花纹为刺绣原料,是一种传统的妇女手工艺品,郑州上世纪30年代,妇女中最流行的服饰是绣花旗袍和绣花饰品枕套、床盖等床上用品,还有用于围裙、窗帘、手帕等多种物品,市场上对绣花线的需求,日益增多,由此应运而生了制作绣花线的生意。1932年,石南街估衣巷内(现苑陵商场东南角),江苏扬州艺人吴荣初,承袭祖业,带领五位老乡来郑开办绣花线制线作坊。所租场院较大,搓线的架子林立,挂晒的花线,五颜六色,使人眼花缭乱。绣花线由生丝加工而成,生产工序是:先将生丝解线后,投入温水或冷水中浸泡一夜,挂线架上搓揉。搓好后,投入碱水锅中煮,使其熟化,然后加进适量的猪胰子(即今日的肥皂),使熟丝变白,再用清水冲洗干净。之后将线分开,染成各种颜色。染色后,将线投入淀粉溶液中浸泡,使线条膨胀发光;最后,将线挂到竹竿上晒至淀粉抖掉,整理成一打十二小把,配色装盒,投入市场。

老郑州绣花线生意

王瑞明

方戏剧的多起来,戏班子的戏衣有不少都是用绣花线缝制的,对绣花线的需求量猛增,便开始在福寿街与大同路交叉口路东开一临街铺面,独门经销自产各色绣花线和少量江苏、浙江绣花线的批零业务,起字号叫“小把线”商店,因花色多,质量好,物美价廉,深受用户的欢迎,从此带动了郑州绣花线市场的生意。吴掌柜的绣花线生意,一直经营到解放初。1954年,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,使其技术和经营之道得以传播。



清秋感怀 白金'ang

《逃离恐怖岛》

朱建萍

《逃离恐怖岛》是郑渊洁和敖幼祥两人精心构思创作的青少年魔幻漫画读物。故事从迪厅疯狂的音乐声中拉开序幕,初中二年级尖子女生张楠楠,一个刚受挫折的优等中学生黯然登场。正如许多受不了挫折的孩子一样,张楠楠在海落鹰女王及其同党鸭扁兔的诱惑下迷失了自己,被掳入海落鹰的基地——“恐怖岛”。勇敢、机智、坚毅的小林在好朋友罗贝的帮助下凭着丰富的反毒品知识、坚定的信念和人性中正义、善良的力量,抵制了恐怖岛上的各种诱惑,逃离了一个个恐怖、诡异的地方。并在备受毒品迫害的善

法国人的婚礼

域外风情

再当地的较有规模的商场建立一个“结婚明细表”(listedemariage),列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此后,在所寄的请帖会附上说明:“我们的结婚明细表在某某商场”。你就必须前往该商场看明细表里有什么东西还没被别的客人买,再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替新人买一套床单或一经济水晶杯,等等。当然,不能不买咯!法国人结婚,也会从客人的身上赚一点:方法是拍卖新娘的袜带(其实,现在法国女性很少穿传统必需绑袜带的丝袜,而穿裤袜)。拍卖的过程也有意思:每次有人出钱,就拍新娘的袜子擦得高一点,直到袜带出现为止!

法国人的婚礼

王桔苗

良的妖精们及淳朴的原始人的帮助和梦泉仙子的鼓励下,凭借他心中的善通过了各种严峻的考验,最终获得了超人的力量及“正义之剑”,劈开了恐怖岛与人类世界相连的“魔幻门”,救出了张楠楠及其他受毒品迫害的人们。在讲述这一次次摧毁邪恶的斗争的同时,作者极其细致的讲述了有关毒品的由来、毒品的发展及当前禁毒战争的新形势,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,加深对毒品知识的了解,以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。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



竹石兰梅 朱专兴

此刻的成化皇帝朱见深,正在以自己的精力为武器,与万贵妃的堕胎药角力,在后宫战事里颇感力不从心,王安的春药真是及时雨,这样善解人意的大臣自然要稳坐内阁大学士宝座。嘉靖也用春药,可不是为了爽,而是要长生不老,得道成仙!最受嘉靖信任的,先是邵元节,后是陶仲文。邵元节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,嘉靖三年入京,先是求雨成功,后来又为嘉靖求子,不知是道士的修为高,还是春药灵,反正多年无子的嘉靖一气儿生出好几个儿子。这下,邵元节不仅被任命为天下道教总领,还担了“礼部尚书”的虚衔,国家一品大员。可惜邵元节福薄,嘉靖十八年便死,或者像嘉靖相信的那样升天成仙了。继邵元节衣钵的,是陶仲文,他曾做过黄梅县县吏,辽东库大使等乱七八糟的小官,因为帮助皇帝长生不老居功至伟,嘉靖二十一年进少师,兼少傅,少保,以一入兼“三少”,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人。陶仲文为皇帝指出的永生之路是“采阴补阳”,辅以壮阳丹药。最崇高的理想与最本能的欲望和谐一体,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天才就是骗子。嘉靖相信陶仲文是天才,只是害惨了那些未成年的女孩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载:“嘉靖中叶,上御丹药有验。至壬子冬,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。九月,又选十岁以上者一百六十人,盖从陶仲文言,供炼药者。”

二 公元1542年,农历十月二十一日,寒夜,方皇后在坤宁宫卧床上辗转反侧,她是嘉靖的第三个皇后,前两任皇后都不得善终,一个暴亡,一个被废,方氏在皇后位子上如履薄冰地坐了八年,丝毫感受不到丈夫的温情。子夜已过,坤宁宫宫门噼里啪啦,皇上遇刺!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台,亲历此案的审理。后来他记忆将刑部审讯口供写进自己的著作《狱载》:“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,(宫婢)杨玉香往东稍间去,将细料仗杖绳解下,总搓一条。至二十二日卯时分,将绳缚与苏川药,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英拴套儿,一齐下手。姚叔

宗(《明实录》记为姚淑翠)陪着(嘉靖皇帝)脖子。杨金英说:“掐着脖子,不要放松!”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宗,蒙在(嘉靖皇帝)面上。邢翠莲按着胸前,王槐香按着身上,苏川药拿着左手,关梅秀拿着右手,刘妙莲、陈菊菊按着双腿,姚叔宗、关梅秀扯绳套儿……

这群弱女子哪里会杀人!如此手忙脚乱三倒四,竟发觉绳套结死,根本勒不死人!情急之下又出了叛徒,张金莲见事不好,逃离现场向方皇后告密。

此案发生于嘉靖壬寅年,史称“壬寅宫变”。涉案的16名宫女依律凌迟处死。

绳子虽然没有勒死嘉靖皇帝,但在是一群女孩轮番攻击之下,朱厚熜被丹药武装起来的半仙之体也濒于崩溃。皇帝气若游丝,道士陶仲文一下竟失了法术,吓得不敢靠前。危急时刻还是太医院的专职医生许绅挺身而出,《明史》说他立刻“调峻药下兼少傅,少保,以一入兼“三少”,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人。

许绅登时身价大增,然而领赏回家不久却一病不起,弥留之际对家人说:“宫变之后,我临危救治皇帝,如果不见效,必定遭杀身之祸。因此惊悸,这个病什么药也治不了!”这个救了皇帝一命的功臣,竟活活被吓死!

壬寅宫变后,嘉靖在乾清宫实在住不下去了。嘉靖逃离乾清宫并非心血来潮,在遇刺前两年,他就已经对政治失去了热情,当时陶仲文建议他静居修炼,让刚满4岁的太子以监国名义处理政务,这个荒唐的建议却正和圣意。大臣杨最上疏反对,竟被廷杖活活打死!

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严嵩是个奸臣,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,这个几乎是惟一能进见皇帝的大臣,其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,的确令人不耻。嘉靖崇国45年,其中一半多的时间修炼仙术,追求永生。终于没能成功,死的时候60(宫婢)杨玉香往东稍间去,将细料仗杖绳解下,总搓一条。至二十二日卯时分,将绳缚与苏川药,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英拴套儿,一齐下手。姚叔

宗(《明实录》记为姚淑翠)陪着(嘉靖皇帝)脖子。杨金英说:“掐着脖子,不要放松!”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宗,蒙在(嘉靖皇帝)面上。邢翠莲按着胸前,王槐香按着身上,苏川药拿着左手,关梅秀拿着右手,刘妙莲、陈菊菊按着双腿,姚叔宗、关梅秀扯绳套儿……

这群弱女子哪里会杀人!如此手忙脚乱三倒四,竟发觉绳套结死,根本勒不死人!情急之下又出了叛徒,张金莲见事不好,逃离现场向方皇后告密。

此案发生于嘉靖壬寅年,史称“壬寅宫变”。涉案的16名宫女依律凌迟处死。

绳子虽然没有勒死嘉靖皇帝,但在是一群女孩轮番攻击之下,朱厚熜被丹药武装起来的半仙之体也濒于崩溃。皇帝气若游丝,道士陶仲文一下竟失了法术,吓得不敢靠前。危急时刻还是太医院的专职医生许绅挺身而出,《明史》说他立刻“调峻药下兼少傅,少保,以一入兼“三少”,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人。

许绅登时身价大增,然而领赏回家不久却一病不起,弥留之际对家人说:“宫变之后,我临危救治皇帝,如果不见效,必定遭杀身之祸。因此惊悸,这个病什么药也治不了!”这个救了皇帝一命的功臣,竟活活被吓死!

壬寅宫变后,嘉靖在乾清宫实在住不下去了。嘉靖逃离乾清宫并非心血来潮,在遇刺前两年,他就已经对政治失去了热情,当时陶仲文建议他静居修炼,让刚满4岁的太子以监国名义处理政务,这个荒唐的建议却正和圣意。大臣杨最上疏反对,竟被廷杖活活打死!

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严嵩是个奸臣,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,这个几乎是惟一能进见皇帝的大臣,其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,的确令人不耻。嘉靖崇国45年,其中一半多的时间修炼仙术,追求永生。终于没能成功,死的时候60(宫婢)杨玉香往东稍间去,将细料仗杖绳解下,总搓一条。至二十二日卯时分,将绳缚与苏川药,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英拴套儿,一齐下手。姚叔

宗(《明实录》记为姚淑翠)陪着(嘉靖皇帝)脖子。杨金英说:“掐着脖子,不要放松!”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宗,蒙在(嘉靖皇帝)面上。邢翠莲按着胸前,王槐香按着身上,苏川药拿着左手,关梅秀拿着右手,刘妙莲、陈菊菊按着双腿,姚叔宗、关梅秀扯绳套儿……

这群弱女子哪里会杀人!如此手忙脚乱三倒四,竟发觉绳套结死,根本勒不死人!情急之下又出了叛徒,张金莲见事不好,逃离现场向方皇后告密。

此案发生于嘉靖壬寅年,史称“壬寅宫变”。涉案的16名宫女依律凌迟处死。

绳子虽然没有勒死嘉靖皇帝,但在是一群女孩轮番攻击之下,朱厚熜被丹药武装起来的半仙之体也濒于崩溃。皇帝气若游丝,道士陶仲文一下竟失了法术,吓得不敢靠前。危急时刻还是太医院的专职医生许绅挺身而出,《明史》说他立刻“调峻药下兼少傅,少保,以一入兼“三少”,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人。

许绅登时身价大增,然而领赏回家不久却一病不起,弥留之际对家人说:“宫变之后,我临危救治皇帝,如果不见效,必定遭杀身之祸。因此惊悸,这个病什么药也治不了!”这个救了皇帝一命的功臣,竟活活被吓死!

壬寅宫变后,嘉靖在乾清宫实在住不下去了。嘉靖逃离乾清宫并非心血来潮,在遇刺前两年,他就已经对政治失去了热情,当时陶仲文建议他静居修炼,让刚满4岁的太子以监国名义处理政务,这个荒唐的建议却正和圣意。大臣杨最上疏反对,竟被廷杖活活打死!

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严嵩是个奸臣,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,这个几乎是惟一能进见皇帝的大臣,其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,的确令人不耻。嘉靖崇国45年,其中一半多的时间修炼仙术,追求永生。终于没能成功,死的时候60(宫婢)杨玉香往东稍间去,将细料仗杖绳解下,总搓一条。至二十二日卯时分,将绳缚与苏川药,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英拴套儿,一齐下手。姚叔

宗(《明实录》记为姚淑翠)陪着(嘉靖皇帝)脖子。杨金英说:“掐着脖子,不要放松!”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宗,蒙在(嘉靖皇帝)面上。邢翠莲按着胸前,王槐香按着身上,苏川药拿着左手,关梅秀拿着右手,刘妙莲、陈菊菊按着双腿,姚叔宗、关梅秀扯绳套儿……

这群弱女子哪里会杀人!如此手忙脚乱三倒四,竟发觉绳套结死,根本勒不死人!情急之下又出了叛徒,张金莲见事不好,逃离现场向方皇后告密。

此案发生于嘉靖壬寅年,史称“壬寅宫变”。涉案的16名宫女依律凌迟处死。

绳子虽然没有勒死嘉靖皇帝,但在是一群女孩轮番攻击之下,朱厚熜被丹药武装起来的半仙之体也濒于崩溃。皇帝气若游丝,道士陶仲文一下竟失了法术,吓得不敢靠前。危急时刻还是太医院的专职医生许绅挺身而出,《明史》说他立刻“调峻药下兼少傅,少保,以一入兼“三少”,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人。

许绅登时身价大增,然而领赏回家不久却一病不起,弥留之际对家人说:“宫变之后,我临危救治皇帝,如果不见效,必定遭杀身之祸。因此惊悸,这个病什么药也治不了!”这个救了皇帝一命的功臣,竟活活被吓死!

壬寅宫变后,嘉靖在乾清宫实在住不下去了。嘉靖逃离乾清宫并非心血来潮,在遇刺前两年,他就已经对政治失去了热情,当时陶仲文建议他静居修炼,让刚满4岁的太子以监国名义处理政务,这个荒唐的建议却正和圣意。大臣杨最上疏反对,竟被廷杖活活打死!

连载

苏继英正说到兴头上,突然外面有人喊道:“着山东巡抚苏继英接旨。”

按说皇上有旨的消息,应当早就有苏继英在京里的眼线先报过来。这一回没头没脑的突然来了旨意,苏继英感觉到心中一慌,预感着必有坏事。他方说了一句:“快开中门,摆香案。”已经有一个穿八蟒五爪袍套雪雁补服的四品官员走了进来,青金石

的顶子在阳光下耀耀生光,两边戈什哈簇拥着,一股威严之气。那官员走进来,面南站定了道:“众人不许走动,靠后退下。苏继英上前接旨。”苏继英跪上前去道:“臣苏继英聆听圣谕。”

宣旨官将黄绫匣子打开,取出圣旨,慢慢展开,然后念道: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:山东巡抚苏继英从即日起暂停巡抚之职。其职由山东布政使李潜代行。”

据山东省莱州府知府张问陶密奏,该抚夺财害命,罔顾国法,莱州府招远县姜德云被杀一案,姜家古宅藏金一案,皆有实据证明其参与其中。因是着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纪汝传(就是纪晓岚的二儿子),与莱州知府张问陶共查此案。二人当乘公查究,不得有回护之情;苏继英需配合,不得有隐瞒之事。待此案查明之后,再行复议!钦此!”

“臣谢恩!”苏继英听罢,冒了一头冷汗,站起来时,脑袋竟然有些发懵。他不明白,如何就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晴天霹雳。而更可怕的是,始作俑者正是他的冤家对头张问陶。

纪汝传宣旨完毕,对苏继英道:“苏大人,案子还没有定,我与张兄是奉旨办案,您可不要与我们为难啊。”苏继英脸色阴沉沉地道:“两位大人不要与我为难就行了,我哪里敢跟钦差大人作对啊。”

张问陶微微一笑,道:“偏院已经给您留出来了,您请吧。”苏继英知道这就得要软禁了,亦不做声,和纪汝传一同走进了偏院。走到偏院,果然见已经有绿营兵将院子围住,走进去又见几个带刀护卫在巡视走动。苏继英脸色沉的更加可怕,对纪汝传道:“纪大人,本来我是主,你是客。这一回,却没办法招待你了。”

纪汝传道:“大人哪里话。”并不再多说,一直引着苏继英进了正厅坐定,方又道:“清着自清酒者

自浊。您要有什么辩处,要如实说;亦可写成折子,由我和张大人代转!”

“我实在是冤枉啊。”苏继英刚喊了一句冤,却发现门口又走进来一个四品官员,约摸三四十岁,哈腰驼背,形似猿猴,正是莱州知府张问陶。

张问陶走到苏继英面前,施个礼道:“苏大人,好久未见了。”苏继英见了张问陶,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,百感交集,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站起来回个礼道:“张大人春风得意啊。这回既然踩在苏某人头上,那可是能爬得更高了。”

张问陶吃他一讥,并不在意,坐到纪汝传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才道:“招远县之案,你亦十分清楚。我就不多说了。今日查你,是有真凭实证的。”

“证据何在?”张问陶站起来走过去,将一封信丢到苏继英身旁的案几之上,道:“你自己看看,可是你的亲笔书信?这是我从暗探府府刺客身上搜到的。这个刺客曾经两次夜入常家庄园的老宅之中。还打伤了衙役和庄丁。”

苏继英拿着书信看了一会儿道:“字的确是我的字体。可是,不会有人仿冒笔迹吗?”

“字体已经在京中与你存档的奏折对过,决不是仿冒的。就算字体可以仿的一般无二,这枚印章也是能仿冒的吗?印章也已经对过,正是你自己的印章上去的。不要告诉我,你的印章亦丢了吧。”

苏继英道:“本人自幼苦读圣贤之书,虽不敢自比朱程,亦尚不至于做这些鸡鸣狗盗之事吧。我为什么非要一而再,再而三的袭扰常、姜两家呢?真是笑话!”

“张某也希望此事不过是一笑话而已,但经过数月查证,却查出苏大人所为之事的确是笑话!”张问陶目光严峻地盯着苏继英道:“莱州府招远县前任知县作证说,五年前他在你的授意之下,帮助常潜逃强买强卖,将常家庄园的原主人沈万金赶走,去年,常潜逃立下遗嘱,巧得很哪,证人又是苏大人。”

今年七月,常家庄园出了姜兰人命案案,你迫不及待的发文问寻此案,我将详情上禀,其中提到姜德云是关键证人,但随后他便在回招远县的路上被害。经尸查明,杀人者并非盗贼。”

18

18

连载

苏继英正说到兴头上,突然外面有人喊道:“着山东巡抚苏继英接旨。”

按说皇上有旨的消息,应当早就有苏继英在京里的眼线先报过来。这一回没头没脑的突然来了旨意,苏继英感觉到心中一慌,预感着必有坏事。他方说了一句:“快开中门,摆香案。”已经有一个穿八蟒五爪袍套雪雁补服的四品官员走了进来,青金石

的顶子在阳光下耀耀生光,两边戈什哈簇拥着,一股威严之气。那官员走进来,面南站定了道:“众人不许走动,靠后退下。苏继英上前接旨。”苏继英跪上前去道:“臣苏继英聆听圣谕。”

宣旨官将黄绫匣子打开,取出圣旨,慢慢展开,然后念道: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:山东巡抚苏继英从即日起暂停巡抚之职。其职由山东布政使李潜代行。”

据山东省莱州府知府张问陶密奏,该抚夺财害命,罔顾国法,莱州府招远县姜德云被杀一案,姜家古宅藏金一案,皆有实据证明其参与其中。因是着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纪汝传(就是纪晓岚的二儿子),与莱州知府张问陶共查此案。二人当乘公查究,不得有回护之情;苏继英需配合,不得有隐瞒之事。待此案查明之后,再行复议!钦此!”

“臣谢恩!”苏继英听罢,冒了一头冷汗,站起来时,脑袋竟然有些发懵。他不明白,如何就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晴天霹雳。而更可怕的是,始作俑者正是他的冤家对头张问陶。

纪汝传宣旨完毕,对苏继英道:“苏大人,案子还没有定,我与张兄是奉旨办案,您可不要与我们为难啊。”苏继英脸色阴沉沉地道:“两位大人不要与我为难就行了,我哪里敢跟钦差大人作对啊。”

张问陶微微一笑,道:“偏院已经给您留出来了,您请吧。”苏继英知道这就得要软禁了,亦不做声,和纪汝传一同走进了偏院。走到偏院,果然见已经有绿营兵将院子围住,走进去又见几个带刀护卫在巡视走动。苏继英脸色沉的更加可怕,对纪汝传道:“纪大人,本来我是主,你是客。这一回,却没办法招待你了。”

纪汝传道:“大人哪里话。”并不再多说,一直引着苏继英进了正厅坐定,方又道:“清着自清酒者

自浊。您要有什么辩处,要如实说;亦可写成折子,由我和张大人代转!”

“我实在是冤枉啊。”苏继英刚喊了一句冤,却发现门口又走进来一个四品官员,约摸三四十岁,哈腰驼背,形似猿猴,正是莱州知府张问陶。

张问陶走到苏继英面前,施个礼道:“苏大人,好久未见了。”苏继英见了张问陶,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,百感交集,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站起来回个礼道:“张大人春风得意啊。这回既然踩在苏某人头上,那可是能爬得更高了。”

张问陶吃他一讥,并不在意,坐到纪汝传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才道:“招远县之案,你亦十分清楚。我就不多说了。今日查你,是有真凭实证的。”

“证据何在?”张问陶站起来走过去,将一封信丢到苏继英身旁的案几之上,道:“你自己看看,可是你的亲笔书信?这是我从暗探府府刺客身上搜到的。这个刺客曾经两次夜入常家庄园的老宅之中。还打伤了衙役和庄丁。”

苏继英拿着书信看了一会儿道:“字的确是我的字体。可是,不会有人仿冒笔迹吗?”

“字体已经在京中与你存档的奏折对过,决不是仿冒的。就算字体可以仿的一般无二,这枚印章也是能仿冒的吗?印章也已经对过,正是你自己的印章上去的。不要告诉我,你的印章亦丢了吧。”

苏继英道:“本人自幼苦读圣贤之书,虽不敢自比朱程,亦尚不至于做这些鸡鸣狗盗之事吧。我为什么非要一而再,再而三的袭扰常、姜两家呢?真是笑话!”

“张某也希望此事不过是一笑话而已,但经过数月查证,却查出苏大人所为之事的确是笑话!”张问陶目光严峻地盯着苏继英道:“莱州府招远县前任知县作证说,五年前他在你的授意之下,帮助常潜逃强买强卖,将常家庄园的原主人沈万金赶走,去年,常潜逃立下遗嘱,巧得很哪,证人又是苏大人。”

今年七月,常家庄园出了姜兰人命案案,你迫不及待的发文问寻此案,我将详情上禀,其中提到姜德云是关键证人,但随后他便在回招远县的路上被害。经尸查明,杀人者并非盗贼。”

18

18

连载

苏继英正说到兴头上,突然外面有人喊道:“着山东巡抚苏继英接旨。”